

●影视创作系列谈

# 影视剧创作中对精神与文化的“植入”

□李三林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饰演的科布能够和他的小团队进入别人的梦境,盗取人家的绝密情报,更令人惊异的是,还能在别人的梦里,把一种思维、一个观念“植入”其大脑,使其醒来后发现自己某个终身坚守的观点竟然改变了,其垄断世界能源、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计划,也自动地就放弃了。

不过这本身就是个梦想。电影本来就是梦,也包括电视剧。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造梦人。既然是造梦,那《盗梦空间》中潜入他人梦境,特别是“植入”一个新观念、改变一个人思维的创作手法,倒是值得借鉴的——我说的是在艺术手法上。

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植入”。所谓“植入”,就是种植。包括根植、嫁接、有土栽培、无土栽培等等方式方法,但无论用什么方法,首先得去种,得去植,要主动去“植入”。

作为影视剧工作者,即造梦人,要在自己创造的作品当中“植入”,要在自己制造的梦里“植入”,而且要主动地、积极地“植入”。可能有人会说,说来想去,不就是“主题立意”吗?不就是“思想内涵”吗?不就是“三性”中的思想性吗?这是每一部作品都应该具备的啊,还用得着说吗?其实不然。主题是通过作品要告诉观众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这个意思可能是简单的,用一句话也许就能说清,但我们要在电视剧创作中植入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传统文化、社会道德、人文精神等等,这些可能更为重要。这就亟需我们在主题表达清楚之后,尽快完成精神层面的提升。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在思考、实践的一个命题。

无论是《北京女人》《商贾将军》《婆婆》《洒满阳光的小院》,还是《今生欠你一个拥抱》《走西口》,我都在刻意地进行着“植入”的实践、探索 and 追求。在电视剧《婆婆》中,我刻意植入的是“厚德载物”;在《今生欠你一个拥抱》中,我刻意植入的是人生的“舍与得”;在《走西口》里,我刻意植入的是“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理念在近代商业社会里所重新历经的考验。

我所强调的“植入”,侧重“精神层面”的“植入”,即“文化、道德等等人文方面”。对此,我是观点鲜明的。我希望我的作品像型锋一样,深深地切割进社会、历史当中,使人们感到一点震撼和醒悟,也感到一点温暖;触动到一点真实的记忆,燃起一把希望之火,激励起一股昂扬的生命热情。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那么一点点厚重,能有那么一点点人文的追求,而不是低俗、庸俗、媚俗的。我们热爱娱乐但不是“终极目标



唯娱乐”,更不能是“逗你玩一把就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们快速朝前冲的时候,别忘了应该喊他们停一下,等等被落在身后的灵魂。

怎么做到的?我的感悟还是“植入”。

在这里,“植入”可以看成是一种表现手法,一种可用的“工具”。

当我探索着用“植入”的手法,在故事中表达我的观念的时候,我觉得,所要表达的观念,是悄悄地、润物细无声地融在剧情、人物当中的,而不是强加的、生硬的。

2004年的《婆婆》创下了当年央视的收视之最。在创作这部剧时,我认真思考了中国传统妇女所突出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德,比如忍辱负重,比如温柔善良。但是要写好当代的中国妇女,这些可能还远远不够。我决定植入一种更加现代、更加现实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厚德载物,用它来诠释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婆婆们。她们身上有忍辱负重,但不再对一切好的或者坏的通通赋之于善良和温柔。她们有她们自己的是非观,她们有她们自己的宽容度。她不会再无原则地退让,而是在有限退让的过程中,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解释,将自己错的或是对的生活经验,用善良和负重的行为,用柔中有刚的方式,告诉别人并影响别人,再通过艺术手法来强化,使之化成可信而可敬的艺术形象。中国人讲究厚德载物,我们厚的是忍辱负重、上善若水的德,而载的,却



是具有着现代意识的这个物。

《今生欠你一个拥抱》讲的是驻藏边防军一个排长,在突发灾害中为抢救藏民失去了一双胳膊,他再也不能给他心爱的女朋友一个拥抱了;他的女朋友,一个大公司的白领,在失去双臂的男朋友和自己的未来之间所要历经的挣扎、抉择,不是一般的选择,这是关乎对生命的态度。我“植入”的理念是“舍与得”,而我没有一句关于“舍得”的说教。“植入”这个理念的手法之一,是不断反复出现的屹立在香格里拉藏区硕大的“转经筒”。

每当剧中两个年轻人在生死挣扎的漩涡里煎熬的时候,那高原云端、经幡飘舞的西藏,“转经筒”就矗化而出。它所传递的祥和、宽怀、安宁、高洁、不俗,使人心灵得到抚慰、

不为尘世得失羁绊,随之默默地流淌到受众的心田,而这,正是我所要传达的理念。这就是我的“植入”。

又比如,《走西口》这部戏的初始是描述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一部血泪史,既写出了晋商诚信为本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报国的最高境界,又写出了晋商们不畏艰难险阻、开拓进取、勤奋敬业、团结协作的人格品质。但这只是表层的。当我们在深挖他们传统文化一面的时候不禁发现,他们有着明确的儒家精神。这种精神不光表现在待人接物和家庭教育上,也同样表现在事业打拼中。为此,我与编剧有过一段认真的磨合,既然该剧的思想文化核心是儒家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核心理念“仁义礼智信”放在剧中加以诠释呢?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主题就变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纲常;“仁义礼智信”,在几千年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人们是很崇尚的。可是,当人类发展到了商业社会时代,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还能被这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所选择所接受吗?我在剧中作出了回答。能。关键是如何重新地诠释,因为我们并没有把“仁义礼智信”简单地图解为传统意义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随着剧情逐步的深入,主人公思想境界的不断提高,把对它的理解升华了。我在表达这些观念的时候,还是延续了“植入”的手法——让观众无时无刻、而又在不知不觉当中,领略到“仁义礼智信”的真谛。例如田家的祖训变成了“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齐修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

其实这也可以叫做无所不在法,无时无刻不刻法。不管什么法,其核心之法,就是一种隐蔽的、巧妙的、引起人们注意到你要表达的某种东西的一种方法。这种被称之为“植入”的方法是我所探索和追求的:把自己的理念、思考、所得,把社会人文的关怀、英雄崇高的境界、智者思想的光辉,用一种贴切的、润物细无声的手法——“植入”在影视作品的人物身上、故事当中、影像之上、音乐旋律之中。

这样的“植入”,是“不刻意”的刻意。我提出“植入”这个说法,想探索的,也就在这里。它其实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艺术创作手法”。

“植入”在我的影视剧剧中不指广告植入,它应该是精神层面的“植入”。

“植入”是一种表现手法,它是润物细无声,但是又无处不在的。

“植入”虽然没有被提出来但早已有人为之,但以前浅显直白的多,精彩的“植入”是高超的艺术创造。

我们要有主动的“植入”意识,但对于具体的“植入”手法,还在不断的探索当中。

## 《惊天动地》等军事影片热销海外

**本报讯** 反映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军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伟大壮举的重大现实题材影片《惊天动地》,刚刚夺得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3个奖项,再次在国内外影坛引起广泛关注。日前,日本富士映像公司负责人专程来京签订了该片在日本电影市场的销售合同。这是《惊天动地》影片在今年春天销往印度尼西亚电影市场后,又一次成功的海外营销。与此同时,《惊天动地》在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电影市场也取得了不俗的发行业绩。

八一电影制片厂近年推出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我的长征》《八月一日》《夜袭》于不久前成功销往意大利电影市场。这是上述3部影片继去年同法国PRETTY PICTURES影片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后再次进入欧洲市场。至此,算上2009年进入泰国市场的《我的左手》《八月一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八一

## 电视剧《战火太阳山》聚焦闽北抗日谍战

**本报讯** 一部以闽北抗日游击战为背景的谍战题材电视剧《战火太阳山》将于12月在福建建阳开机。该剧摄制单位人民日报社文化事业中心和建阳市朱子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前在京联合召开发布会,通报主创人员,并邀请相关专家进一步论证了该剧的拍摄前景。

位于福建建阳境内的太阳山曾经是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驻地,也是不断遭受日军间谍和国民党特务反复侵扰的前沿阵地,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运筹帷幄,与敌周旋,并通过武夷军校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干部。《战火太阳山》围绕错综复杂的谍报较量以及游击队与老百姓的出生入死,顽强保卫我党地下工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呈现出了闽北山城抗日谍战的全景画卷,表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忠诚,以及共产党与

## 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11月19日在京成立。委员会聘请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马维干(回族)为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江平(满族)、女导演麦丽丝(蒙古族)、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吴吉宸为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指出,中国影协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是少数民族电影界

●一吐为快

眼瞅着各地卫视相继刮起轰轰烈烈的娱乐风暴,做惯老大的央视终于沉不住气了,央视综艺频道自9月1日起全新改版,一口气推出10个新节目,意在拯救日渐下滑的收视率,重夺中国综艺节目领头羊地位,势头之猛足见其雄心壮志。

原以为这次改版会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惊喜,可结果却有些失望。央视依然没有走出以往的娱乐困局,其节目内容和形式毫无新颖之处,怎么看都像是在炒剩饭,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主持人还是那几张老面孔,缺乏令观众眼前一亮的新闻面孔。综观央视此次改版,表现的仍然是活波不足庄重有余。

综艺节目也有生命周期,没有哪一个节目能够做到长盛不衰,创新才是最大的生命力,只有具备独树一帜的创造力,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然后依靠精良的团队制作和主持人灵活多变的互动,来进一步增进节目的长期吸引力。央视此次改版,首先在立意上就落伍了,《我要上春晚》《星光大道》《非常6+1》等节目还是走不出才艺选秀的套路。综艺竞技类节目《欢乐英雄》其节目样式在地方台早已兴起,而主打温情牌的《向幸福出发》类似节目同样屡见不鲜。不管哪一个节目,我们在地方卫视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央视不过进行了一下综合借鉴而已,其本质上的东西并没有多大改观。

同时,央视综艺频道对收视群体的定位也不够细化,从节目的内容来看,还是秉承了老少参与的全民娱乐化思路,过于宽泛的市场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娱乐也要因人而异,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待娱乐的态度也不同,有些在年轻人眼中活泼有趣的节目,或许在老年人看来就会显得过于闹腾和浅薄,而老年人看来不错的节目,或许会被年轻人看做是呆板。所以说,娱乐节目的专业性和市场细化同样重要。

娱乐节目有一个好的主持人等于成功了一大半,而好的娱乐节目几乎无一例外都带有主持人的烙印。央视主持人虽然是国内一流的主持人,但若站在娱乐舞台上未必就是最恰当的那一个。李咏的三板斧在经过《幸运52》《非常6+1》和《咏乐汇》耍宝之后,镇家的东西已所剩无几,而对于董卿,观众似乎只接受她春晚般的大气和端庄。她其实大可不必去跟风娱乐一把。

央视作为国家最具权威的电视台,所拥有的品牌影响力和资源优势是得天独厚的,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同时,央视作为国家级电视台,最大的任务是担负起国家级传媒的重要责任和文化上的引领。笔者认为,在所有卫视都为所谓的收视率去挖掘娱乐资源时,央视能否以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多办一些能够陶冶精神、引领文化、具有收视质量的文化栏目和节目,形成自己特有的综艺方式,这才是重归引领之位的出路所在。毕竟,自身的责任和优势在那儿摆着。

●关注民族题材

# 情感表现与音乐烘托成就了《康定情歌》

□许 波

情感是艺术创作与艺术接受的动力和核心,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凝聚着深沉而厚重的情感,诚如中国古典美学所言:“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岂止是“诗”,任何艺术皆“缘情而绮靡”,电影艺术也没有例外。影片《康定情歌》便为我们演绎出一段“缘情而绮靡”的动人故事,情便成为了影片《康定情歌》的精髓所在。

影片《康定情歌》以60年前解放军修建川藏公路为时代背景,用交替展现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当下与60年前的情景一一映现在银幕之上,为观众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随解放军入藏修建川藏公路的大学生技术员李苏杰,解放了从小就成为农奴的藏族女孩达娃,并相互爱恋。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没能走到一起,在漫长的岁月中,苦苦守望,整整等待60年。60年后,李苏杰再次进藏寻找达娃,但达娃已经去世,老人留下深深的遗憾。而李苏杰的后人与达娃的后人又上演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情感纠葛。

影片以情引出故事,以情推动故事,以情渲染故事,以情组织故事。影片开始,促使李苏杰60年后再次踏入藏区,前往甘孜康定的原因,是对达娃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深的思念之情。当年年轻的李苏杰用斧子砸断达娃脚上的镣铐,解放了达娃,达娃对李苏杰的感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并进而迸发出少女的爱恋之情;而李苏杰对于天真、热情、清纯而美丽善良的达娃也自然发出爱慕之情。正所谓“李家溜溜的大哥才人溜溜的好哟,藏家溜溜的大姐看上溜溜的他”,而同时“李家溜溜的大哥”也深深地爱上了“藏家溜溜的大姐”,这一爱便是60年。正是这段爱情推动了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正是这段爱情彰显出人类情感的可贵与伟大,表现出对人之之所以为人的形而上的思考。同时,也显现出创作者对当下社会真情缺失的批判精神。从两位老人延续了60年的爱情故事,引出了他们的后人60年后新的爱情故事,从而

使影片在结构上呈现出多重性,使影片的内涵也愈发丰富和厚重了。在扎西、婷婷和梅朵三人的感情纠葛中,导演最终选择了回归传统道德。这一选择体现了导演的价值追求,也赢得了观众的赞赏,进而使影片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道德美感。如果说《山楂树之恋》表现了男女间清纯的爱情,那么《康定情歌》则是对跨越时空坚守爱情理想的礼赞,是对纯粹情感的赞美。在《康定情歌》中洋溢着浓厚的情感力量,正是这厚重的情感力量震撼了观众的内心,使观众获得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净化。情感不啻为《康定情歌》的精髓。

正因为情感是《康定情歌》的精髓,如何表现情感便成为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影片对情感的表现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细节描写,二是音乐烘托。

在影片开始,当李苏杰高举斧头要砍断套在达娃脚上的锁链时,画面以一组特写镜头,将达娃从恐惧、不安到惊喜,再到对李苏杰的崇敬、感激的面部表情真实而清晰地记录下来,这组特写镜头将达娃的内心活动展现在观众眼前,也为达娃与李苏杰的爱情做了重要的铺垫。再如,影片中达娃将她亲手织的羊毛钢笔套送给李苏杰,达娃脸上羞涩的表情和李苏杰庄重而感激的表情交相辉映,表现了对这对恋人的脉脉深情。另外,在影片后半部,眼看着婷婷对自己男友扎西的